

用以檢視佛學學術化的一面鏡子

蔡耀明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佛學學術化是百年來學術益趨專業化的潮流當中難以免俗的一個現象；儒學、道家之學、宗教學也多多少少被捲在這個潮流裡面。就佛學學術化而言，越來越佔份量的，往往是學術工具的掌握、學術論述腔調的講究、學術包裝的競求，而且在資料的看待上，首先注重的，大都偏於是否具備學術上可予以研究的價值，轉而較不在意佛法自身針對生命的解脫、領悟、智慧、功德、莊嚴、能力、或自在，到底可帶來什麼樣的啟發，或開啓什麼樣的內涵。

佛學學術化本身不僅無可厚非，而且在認識佛教上，通常還可帶有一定的價值，以及發揮一定的功能。然而，和世間多數的東西一樣，價值和功能的形成有賴於一定的條件，而且其有效的作用範圍，也因此受到一定的限制。在一般只涉及物質或人文層次的學問，對學術的建構基礎與有效範圍，從來不乏檢視與批判之聲。在佛學乃至宗教學的領域，基於不必以凡俗為唯一的著眼點，其實可將檢視學術的眼光投射到更為深遠的所在，而不必毫無批判地只求將佛法徹底予以學術化，或甚至一碰到佛法和學術之間的分際的問題，好像總是弄到糾纏不清的地步。這當中應可梳理出一條行得通的路子，例如：一方面，以學術的手段處理佛法的材料與課題，使佛法也可從學術處理的過程得到瞭解；另一方面，既不拿佛教的招牌徹底鄙棄學術為無物，也不在毫無批判的學術化的包裝下，製造出一大堆學術禍害。

最狹義的學術本身，說穿了，也只不過是針對特定材料所施加的一系列以知性為本務的專門處理，根本還談不上會有什麼禍害。如果學術有所謂禍害的話，很大部分可以說來自人的問題，尤其牽扯上「人對學術之為何物」如何去理解和運用的問題。基於人的問題，在眾多可能的學術禍害當中，借用俏皮話來講，特別值得注意的有二種：一為學術痴人，另一為學術吃人。

◎「學術痴人」一詞可引生多重的解讀，在此僅取其二方面的意思：一者，醉心於學術工作的人；二者，書呆子之類，受到一己學術之見的蒙蔽，挾學術以自愚痴。

就前者而言，如同世間其它眾多的東西，學術工作亦足以源源散發出讓人廢寢忘食、心醉神迷的吸引力；而醉心於學術工作，就好比找到一己生命真正使得上力的出口，其實不妨看成人世間頗堪慶慰的一件事情。就後者而言，人生通常很難免於各種不同程度的愚痴之累，即使抓住學術，若欠缺自知之明或使用不當，由此造成的愚痴，甚至遠遠超出吾人所能察明或所願承認的程度。學術的本務之一，在於針對特定的材料或課題，求取有系統的認知。然而，若對於學術工

作欠缺方法學的涵養或必要的檢視，卻極可能因為昧於學術的認知到底認知了什麼，而釀成挾學術以自愚痴的禍害。一言以蔽之，學術的認知既得力於也受制於學術工作的過程所憑藉的認知能力、學術工具、研究進路和研究方法。針對特定的材料或課題，學術工作頂多僅能認知到牽涉在內的一整串學術憑藉所容許的構作內容，卻談不上認知到特定材料或課題的原本的或整個的內容。所謂挾學術以自愚痴，在佛教研究最常見的，大致有二種情形：其一，並不清楚學術徹頭徹尾只是一種特定裝配下的知識建構或構作，結果將學術構作的知識，誤以為就是所研究的佛教的原本的或整個的內容；其二，以一己所能掌握的研究工具和研究觀點為本位，遽爾決定或規定所研究的佛教該是或該有什麼樣的內容。一般的人大都心知肚明自己沒什麼了不起的知識，因此不太會觸犯這二種自愚愚人的情形；縱使偶爾觸犯，也很容易被看出所犯的毛病。相對地，一旦抓住學術漂染過的知識，確實需要多一點自知之明，以及謹守學術之知的分際，才不至於一時糊塗而自愚愚人；一旦觸犯，由於躲在學術的妝扮下，或一大半的學術界相當欠缺深層的檢視，並不容易被察覺出來。

◎「學術吃人」一詞亦可引生多重的解讀，在此主要取其宰制、壓抑、謾罵、攻訐、併吞的意思。學術本身並不吃人，頂多吃掉自己鑽研於學術工作的漫漫歲月。

但是，人通常很可憐，人的問題可以多到一大籬筐，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抓住至少一樣東西來表示自己不頂可憐，甚至還可仗以傲視他人。世間很多的東西都可這樣被抓住，宗教即是一例，學術的名銜、地位、或火力則是另一例。學術弄到被拿來吃人，除了糟蹋了學術，不過更加顯示人真得可以很可憐。

這一份文稿，完全無意批評任何人，純粹做為自我檢視的一面鏡子，也就是千萬別讓自己在佛學領域所扛的學術招牌沖昏了頭，以至於變得越加面目可憎。

〈用以檢視佛學學術化的一面鏡子〉，《法光》第 148 期（2002 年 1 月），第 1 版。